

鉴中鉴



孙怀顺

编译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歆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它人，它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则人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歆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比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歆败之，必先辅之；将歆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

智氏质乎？』桓子

于赵襄子，襄子弗

吾何走乎？』从主

又毙以守之，其谁

青泽以实之，又因

之所宽也，民必征

之，民必征

之，民必征

之，民必征

之，民必征

之，民必征

之，民必征

智伯谓赵于许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
 我，不如与之。彼独于晋也。晋于它人，它人不
 免于患而得事之变矣。」
 悦。又求地于魏桓子。
 故索地。故弗与。：「
 骄，彼骄而轻敌，此
 矣。」周书曰：「心

故索地。请大夫必相。晋与之地。智伯之
 相柔之兵得赂敌之人。智伯之。不
 不辅之。将欲取之。必始与。

智伯。然则人。智伯。子曰：「

桓子。从也。又其。

鉴中鉴



孙怀顺 编译

《资治通鉴》选文编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鉴中鉴/孙怀顺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9

(新纪元作家文丛.第2辑)

ISBN 978-7-80240-421-2

I. 鉴… II. 孙…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6836 号

书 名	鉴中鉴
责任编辑	沈 动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华忠兴业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5.875
字 数	427 千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8.00 元(本册:36.00 元))

前 言

《资治通鉴》为北宋司马光所著，“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内容“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其旨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

顾名思义，《资治通鉴》乃帮助治理的一面镜子。如何帮助治理？主要是通过记录历史上的一些人和事，加上言简意赅的点评，让人们认识到那些值得借鉴和弘扬，那些必须制防和扬弃。有人说，《资治通鉴》属正史，对封建帝王过于溢美，对黎庶草莽挹贬有加，没有多大借鉴价值。我以为，《资治通鉴》虽然不能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并论，无论是史学价值还是文学价值，都稍逊于《史记》，但作为我国古

代编年体史书，其内容之翔实、录事之考信、文笔之流畅、思想之精深，还是备受推崇的。它集兴国之略、匡君之言、为臣之道、治邦之策于一体，对今天我们仍然认为是好的东西，如勤政、廉政、民本、法治、诚信、德治，以及自知之明、广开言路、广纳人才，等等，还是大加赞扬和提倡的；对昏庸、贪婪、谄谀、邪恶、造假、贿政以及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偏听偏信等腐朽现象，无论是君王还是官吏，都能大加鞭挞，不留情面，用今天时髦的话语，还是旗帜鲜明的。中国有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史，其国家观、道德观、伦理观乃至荣辱观、是非观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已植根于民族的土壤，渗透于民众的血脉。基于此，历史才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今人与古人的认识也才有惊人的相通之处，《资治通鉴》也就必然具备其“鉴”的价值。

我在官场二十余年，其官场只是个县级官场，但也是全国官场的一个缩影，虽不敢言对官场已十分了解，却也亲身经历了若干是是非非，耳闻目睹了许多忠勤廉循、体国忧民之君子，当然也不乏邪佞滑弄、蝇营狗苟之小人。开始，我对照《官场现形记》和《儒林外史》，发现古今官场好事相仿，丑事相类。但小说毕竟是小说，更何况是讽刺小说，不能完全比照现实，因为现代官场毕竟不同于历代官场，其主流还是好的，主旋律无疑是勤政廉政、为民利民。看不到这一点，必然要陷入

历史唯心主义。后来，我退到二线，有了大段的时间，就想到了《资治通鉴》，因为它是史书，应该更具比照借鉴之价值，而且有褒有贬，褒多贬少，借鉴亦当更全面、更切合实际。于是，我开始研读《资治通鉴》，想从中找出一些与现今官场雷同的人与事以及正与邪、善与恶、臧与否，为“肴饌”以飨今人，为“药石”以治时弊，为“明鉴”以促国兴。

学校毕业后，我即弃教入仕，学业荒芜几十年，研读《资治通鉴》，深感学短识浅，知不堪任，无奈已仓促入彀，只能亦步亦趋。几年来，我将《资治通鉴》认真通读了一遍，选摘了近千段文字，并逐段作了翻译；又从这近千段文字中遴选出几百段，将它们编成十大鉴。其中正面的有九鉴：民本鉴，用人鉴，法纪鉴，纳言鉴，廉政鉴，诚信鉴，正直鉴，自明鉴，德操鉴；反面的一鉴，即非为鉴，仅选译了部分反映贪婪受贿、打击报复、阿谀奉承、弄虚作假的史实。在翻译中，我力求不放过任何一个似懂非懂的实词虚字，不胡翻乱译任何一个典故俚语，能直译的则直译，实在不能直译的方意译。几年时间，我翻烂了一部《辞海》、一本《词詮》和《新华字典》、《汉语词典》、《成语词典》等，还查阅了大量参考书籍和资料，虽不敢言皓首穷经，但也力求探赜索隐。另外，我还从书中摘译了数百句箴言隽语，以裨选文之不足。书名定为《鉴中鉴》，只是说明

这些有借鉴价值的短文都选自《资治通鉴》，乃我自认为是《资治通鉴》中比较牵眼的部分。

古人读书当以“三余”，曰：“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于我骸骨之人则无所谓“余”，故常整日伏几，埋首古卷，孤寂独行，苦乐杂错。尽管如此，心仍惴惴，因为我毕竟不是古典文学专家，缺乏学术底蕴，连“造诣”二字都不着边，故选文不切不全、译文不准不确的弊病肯定存在，而且不少，发现有误人之处，还请诸君海涵，诚祈方家斧正，不胜感激之至！

孙怀顺

2008年11月30日草记于家中书房

目 录

一、民本鉴	1
二、用人鉴	54
三、法纪鉴	123
四、纳言鉴	163
五、廉政鉴	219
六、诚信鉴	245
七、正直鉴	261
八、自明鉴	321
九、德操鉴	333
十、非为鉴	385
箴言隽语	423
编后语	493

民 本 鉴

〔原文〕：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悖，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它人，它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则人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侯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先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疲力以完之，又毙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灶产蛙，民无叛意。……赵襄子使张

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以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张孟谈曰：“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潜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

〔译文〕：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晋国的国君智伯向韩国的国君康子索取土地，康子不肯给。大臣段规说：“智伯这个人既贪图便宜又刚愎自用，如果不给他土地，他就会起兵讨伐我，不如给他土地。他得到了土地，必定还会向别人索求，如别人不给，势必要起兵讨伐人家，这样，我国就可以免遭兵患而静待事变。”康子说：“好！”立即派使者将拥有一万户的土地送给了智伯，智伯很高兴。过了一段时间，智伯又向魏国的国君桓子索求土地，桓子也不愿给。魏国的大臣任章问：“什么原因不给？”桓子说：“凭白无故地跟我要土地，所以不给。”任章说：“无缘无故地索取土地，诸侯必然害怕。我国给他土地，智伯必定会更加骄横，骄横必然轻敌，而大家都害怕就会亲近团结，用亲近团结之兵去对待轻敌之人，肯定能胜利，则智伯的寿命不会长久了。《周书》上讲：‘想要打败他，必须先辅佐他；将要取代他，必须暂且给予他。’主公不如给他土地使之更骄横，然后可以选择交结诸侯，等待时机消灭智伯。现在我国何必得罪于他呢？”桓子说：“讲得好。”于是又给了智伯一万户的土地。不久，智伯又向赵国的国君襄子索求蔡地和皋狼这个地方，襄子不给，智伯大怒，亲率韩国和魏国的部队攻打赵国。襄子准备弃都逃跑，便问大家：“我应该到哪里去呢？”有位随从说：“长子离这儿近，而且城池坚

固完整。”襄子说：“城池坚固完整，是因为用尽了民力，现在让他们守以待毙，谁肯与我卖力呢？”这位随从又建议：“邯郸城粮草充足，可去那里。”襄子说：“那里粮草充实，是由于对人民剥削太厉害了，再让那里的人民遭受厮杀，他们能与我同心戮力吗？只有晋阳城，先王在时，曾嘱托尹铎实行宽政，老百姓必定和我同心。”于是决定去晋阳。三家军队包围了晋阳，并引水灌城城墙淹到只剩六尺高。锅灶沉没水中，都生出了青蛙，而人民丝毫没有背叛的念头。……赵国国王襄子派张孟谈秘密会见韩、魏两国国王，对他俩说：“我听说唇亡则齿寒，今天智伯率领韩魏两国的军队攻打赵国，如果赵国被灭亡，下面就轮到你们了。”两位国王说：“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但害怕事未成就泄密，大祸就临头了。”张孟谈说：“密谋出自两位国王之口，只告诉我一人，有什么妨碍呢？”于是，两位国王与张孟谈秘密商定好里应外合的日期。到了这一天，赵国国王于夜里先派人把守堤的晋国官吏杀掉，然后破开大堤，用水淹晋军。晋军纷纷落水，一片混乱。这时，韩、魏两国的军队趁机从两侧进攻晋军，赵国国王率领赵国的军队从正面拦截，终于彻底打垮晋军，并杀死了智伯，还屠戮了智伯一族人。

〔原文〕：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投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译文〕：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吴起做大将时，与最底层的士卒同吃同住，睡觉不铺席子，行军不骑马，亲自背着粮袋，与士兵们分担劳苦。有一个士兵患了痈疽，吴起亲自为他吮吸毒血。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却大哭。人们问她：“你的儿子是个小兵，而吴将军亲自为他吸毒，你还哭什么呢？”这个士兵的母亲答道：“你们不知道啊。当年吴将军为孩子的父亲吸过毒疮，孩子的父亲打仗时勇往直前，有进无退，最终战死于敌阵。今天，吴公又为他的儿子吸毒，我真不知道儿子会死于何处了，所以痛哭啊。”

〔原文〕：

是时吏治皆以惨刻相尚，独左内史儿宽，劝农业，缓刑罚，理狱讼，务在得人心。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收租税时，裁阔狭，与民相假贷，以故租多不入。后有军发，左内史以负租课殿，当免；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襁属不绝，课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宽。

〔译文〕：

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

此时，官吏的统治都推崇严酷、刻剥，只有左内史儿宽，动员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减缓刑事处罚，认真办理各种诉讼案件，务求赢得人心。儿宽选择、重用仁义忠厚的官员，注重与基层百姓联络感情，不希求在上级面前获得好名声，手下的官吏和百姓对他都十分信任和爱戴。收租粮时，对原来多收的就适当少收，原来少收的适当多收，力求平均公正，还根据情况允许老百姓借贷，所以租粮虽然很多，但及时入库的比较少。后来，朝廷有军队出征，需要军粮，儿宽因为欠朝廷的租粮，应当免去官职。老百姓听说要免去儿宽的官，都担心失去他，于是，大户人家用牛车，小户人家用担

挑，纷纷把租粮送到官府，送租粮的队伍像绳索相连，不绝于道，从而朝廷改变了对儿宽的看法，认为他的表现最好。通过这件事情，汉武帝更加认为儿宽是个奇才。

〔原文〕：

匈奴大臣皆以为“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由是数遣兵击车师田者。郑吉将渠犁田卒七千人救之，为匈奴所围。吉上言：“车师去渠犁千余里，汉兵在渠犁者少，势不能相救，愿益田卒。”上与后将军赵充国等议，俗因匈奴衰弱，出兵击其右地，使不敢扰西域。魏相上书谏曰：“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贷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间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于边境；虽争屯田车师，不足致意中。今闻诸将军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以动兵。‘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也。出兵虽胜，犹有后忧，恐灾害之变因此以生。今郡国守相多不实选，风俗尤薄，水旱不时。按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三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今左右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介之忿于远夷，殆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上从相言，止。

〔译文〕：

汉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

匈奴国的大臣们都认为：“车师这个地方土地肥沃，靠近匈

奴，让汉朝取得后，在那里开垦许多田地，积蓄许多粮食，必然会危害其他国家，因而不能不与汉朝争夺这片土地。”于是多次派兵袭击在车师种田的兵民。汉朝的将军郑吉率领渠犁七千屯田的士兵去援救，结果被匈奴的军队所包围。郑吉向皇帝上书说：“车师距离渠犁一千多里，驻扎在渠犁的汉朝军队比较少，无力相救，请求增加屯田的兵力。”皇上与后将军赵充国等人商议，一般的意见都认为匈奴已经国力衰退，出兵攻击它的右边地盘，使它不敢侵扰西域各国。御史大夫魏相上书劝阻说：“我听说：拯救国乱、消灭残暴的军队，称做义兵，率领义兵的人可以称王；敌人侵害自己，迫不得已而起兵反抗，这样的军队称做应兵，率领应兵的最终会取得胜利；因小事而怀恨争锋，不能忍受愤怒而出兵，这样的军队称做忿兵，率领忿兵的必定要失败；为夺取人家土地和财宝而兴兵的，这样的军队称做贪兵，贪兵必然要被人家所攻破；凭借国土广大，自恃人多势众，要在敌国面前显示自己的威风，这样的军队称为骄兵，而骄兵是逃脱不了被灭亡的命运。这五种兵的不同结局，并不仅仅是人力所为，而且是天意啊。以往匈奴曾释出善意，将所俘获、劫掠的汉民都送回汉朝，也没有侵犯我国的边境，虽然争着在车师屯田，但不足以说明他心中想真正与我们为敌。现在听说诸位将军要领兵进攻匈奴的地域，我很愚笨，不知道这样军队称做什么兵啊！目前边疆地区十分贫困，父亲和儿子合穿一件犬羊皮做的衣服，吃的是草木和野菜的果实，时常担忧不能自己存活下去，这样的状况是难以发动战争的。‘战争过后，必定有大灾之年。’这句话讲的是老百姓愁苦的气息损伤了天地间的阴阳调和。出兵攻打匈奴即使能取得胜利，也有很大的后顾之忧，恐怕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就因此而来了。时下郡太守和封国的丞相都不是凭实绩选拔的，各地的风俗更加败坏，人情淡薄，水旱灾害时有发生。根据今年的

统计，儿子杀父亲、弟弟杀哥哥、妻子杀丈夫的案例有二百二十二起，我以为这不是一个小的变化。今天，大家不担忧这种事情，反而要发兵攻打远方的少数民族国家以报小小的仇恨，这也许应了孔子说的一句话：‘我恐怕季孙氏的忧虑不在外部的侵略而在内部的祸患啊’。”皇上听从了魏相的话，停止向匈奴发兵。

〔原文〕：

谏大夫渤海鲍宣上书言曰：“窃见孝成皇帝时，外亲持权，人人牵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贤人路，浊乱天下，奢泰无度，穷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征，陛下所亲见也；今奈何反覆剧于前乎？

“今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繇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掠，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讎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得，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含残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以苟容曲从为贤，以拱默尸禄为智，谓如臣宣等为愚。陛下擢臣岩穴，诚冀有益毫毛，岂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门之地哉！

“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视之当如一，合《尸鸠》之诗。今贫民菜食不厌，衣又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陛下不救，将安所归

命乎？奈何独私养外戚与幸臣董贤，多赏赐，以大万数，使奴从、宾客，浆酒藿肉，苍头庐儿，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记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说民服，岂不难哉？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足以移众，强可用独立，奸人之雄，惑世尤巨者也，宜以时罢退。及外亲幼童未通经术者，皆宜令休，就师傅。急征故大司马傅喜，使领外亲。故大司空何武、师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将军彭宣，经皆更博士，位皆历三公；龚胜为司直，郡国皆慎选举；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内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众，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不得自专快意而已也。”宣语虽刻切，上以宣名儒，优容之。

〔译文〕：

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

官居谏大夫的渤海人鲍宣上书对皇帝说：“我发现在汉成帝时期，外戚把握大权，个个引荐推举自己的人做官，致使朝廷上满眼都是他们的人，挡住了有道德、有能力的人入仕的道路，把天下搞得污浊混乱不堪。这些人生活奢侈而无节制，把广大百姓逼迫得十分穷困，所以在这个时期仅日食就出现十次，天空到处都有彗星。这些国家危亡的征兆，皇上你是亲眼见到的，为何今天一些不循正道的做法反而比以前更严重呢？

“当今民众有七种逃亡的原因：天地不和谐，不是水灾就是旱灾，这是逃亡原因之一；县官加重百姓负担，不断增加田租和各种赋税，这是逃亡原因之二；贪官污吏侵吞公家财产，收取各种钱财不停，这是逃亡原因之三；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一步步兼并农民的田产，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这是逃亡的原因之四；苛刻的官吏强迫人们服劳役，耽误了农时，这是逃亡的原因之五；族长作威作

福，外出鸣锣开道，男女侍从众多，遮住了队列，这是逃亡的原因之六；强盗抢掠偷窃百姓财物，这是民众逃亡的第七个原因。七类逃亡不算什么，还有七种导致百姓死亡的原因：被残酷的官吏殴打致死，这是第一种死亡的原因；刑法严厉，残酷虐待狱中犯人，这是第二种死亡原因；无辜的人含冤死去，这是第三种死亡原因；盗贼图财害命，大发横财，这是第四种死亡原因；怨仇不解，互相残杀，这是第五种死亡原因；年成不好，百姓饥饿，这是第六种死亡原因；气候反常，疾病传播，瘟疫流行，这是第七种死亡的原因。百姓因七种原因逃亡而一无所得，要想国家安定，确实是很难的；百姓有死路七条而无一条生路，要想施行法律和治国措施，这也确实很难。这难道不是朝廷公卿大臣和地方官吏抱残守缺已形成风气而导致的吗？这些大臣们好不容易做到这样地位高的官，得到这么优厚的俸禄，哪里还肯对小小百姓心怀恻隐，帮助皇上对民众施行教化啊？他们的心思只在结党营私，谋取不正当的利益罢了。这些人以苟且包容、委曲顺从为贤德，以垂手听命、尸位素餐为明智，说什么像我鲍宣这样的人是最愚蠢的。皇上把我从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提拔起来，是真诚地希望我能为国家作一点绵薄贡献，难道仅仅是要我快快活活地吃大官的俸禄，住在高门深院中享受吗？！

“天下，是上帝的天下。皇帝对上是上帝的儿子，对下是百姓的父母，替上帝管理养育人民，看待子民应当一视同仁，这才符合《尸鸠》这首诗中讲的意思。今天，贫苦百姓以吃菜糊口，衣不蔽体，父子、夫妇之间不能互相保命，实在让人鼻子发酸要掉眼泪。皇上不去拯救，这些人将怎么活下去啊？为何偏要私下里照顾外戚和宠臣董贤，对他们赏赐多达几十万，使他们的奴仆随从、宾友食客整天都有好酒好肉，连看家的老头、小孩都能致富。这决不是天意啊！乃至汝昌侯傅商，没有功劳而被封爵。官爵不是皇上的官